

莊子翼卷之三

外篇

駢拇第八

振三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

振三

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

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

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

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

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

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

振三

二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贊政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尾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故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

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畸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龍首自困也所因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三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

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當容思於構機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汚亂而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

振三

三

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

不可為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  
 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筆乘按繫尾作繫九竄句作竄身註舉作駁  
 譽正作至正不為駁作不為岐斯理順  
 文從不煩強解矣疑皆傳寫之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  
 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饜切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二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賢也且夫待  
 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吁俞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尖其常然也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  
 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繩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  
 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  
 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天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

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喬仁  
 義以抗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  
 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

極三

四

梅者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  
 之有餘故啼而斷之夫如是舉羣品萬殊  
 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  
 斷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  
 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萬令  
 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  
 也然今世正以此為仁耳夫富貴所以可  
 饜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  
 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饜  
 竊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  
 下橫其賢賢棄情逐跡九將不反不亦多  
 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  
 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三而常全任  
 道自得則抱朴獨徃連連假物無為其間  
 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

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  
 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  
 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  
 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  
 也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

極三

五

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  
 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  
 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  
 易矣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滅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問滅奚事則挾筴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  
 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瘖之事易重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夫鷄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狗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瘖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

也然雖揮斤入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瘖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上奚為殘性奚為易皆

由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且夫屬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曹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

所謂滅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

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

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郭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狗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

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狗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

利從容炊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馬的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

矣治之為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按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馬若乃任駕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

振三

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子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

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執同乎無

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別躡躡為仁躡支支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

振三

九

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馴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而澹漠鳥豈國異而家

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以差欲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

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肇乘犧樽之犧當音義舊從鄭司農讀如娑者非鄭答張逸以為畫鳳尾婆娑熬也梁劉沓曰此言未必安古樽彛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齋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凝於青州

發齊景墓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為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詣闔回扼驚至曼詭銜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岐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振三

十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舍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岐以仁義而民

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法筭第十

將為法法法探探囊囊發發匱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緘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

滕局緘之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那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郭註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臭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

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臭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軒比干剖荏弘馳耻子胥靡廉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色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荆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大盜不上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

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

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郭註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執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

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

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

振三

三

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聞服之斯乃桀跖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楛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

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

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

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

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以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筆乘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

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振三

西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鏢絕等瑟塞管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厲工倕之

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

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蝥蠃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

振三

五

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

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者視

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富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

邪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

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sub>盈</sub>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sub>曹</sub>苟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sub>峭</sub>格羅落置<sub>嗟</sub>罟浮<sub>之</sub>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sub>尖</sub>毒頤<sub>系</sub>滑堅自解垢同異之

振三

其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sub>墮</sub>四時之施喘<sub>歔</sub>之蟲肖<sub>肖</sub>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sub>噉</sub>諄<sub>諄</sub>之意<sub>噉</sub>已亂天下矣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

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羸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况於

人哉故治天下者作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

振三

七

動誠能播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噉<sub>噉</sub>以已誨人也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執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

大怒邪毗於陰陰陽拜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sub>喬</sub><sub>矯</sub>詰<sub>卓</sub>驚<sub>至</sub>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

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旬旬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註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

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責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

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哀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

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

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旬旬然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說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

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得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驚覺卷輦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

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權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

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憐卷愴囊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

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無解無權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

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游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崔暹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四殺淖淖約柔乎剛弘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被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



度然猶有不勝也。充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

振三

平

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鑿制馬，繩墨殺馬，椎鑿決馬。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聲也。桁，杭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據臂乎桎梏之間，意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馬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

大治

郭註：櫻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之熱，凝水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

不琢各全其璞，則何永炭之有執，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歧而憤驕。憤驕者不可禁之勢也。矣。黃帝非為仁義

振三

五

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哀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於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所斲，踞椎鑿雕琢性命，逐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

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

迹可謂無媿而不知耻之甚也。桁、楊以接榘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榘之為哉？嚙、蒿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絕聖棄知去其所以櫻也。

振三

五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而依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蹙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

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及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緼泮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人皆自脩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窈冥昏昏皆了無也

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天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藏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

而人以為終極徒見其一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

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緼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獨存者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也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分則民之放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一作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執僊僊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曠然爾形體吐爾聽  
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津幸冥決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  
知渾渚渾池徒本沈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

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  
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  
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  
得所往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  
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非  
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做效而不  
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  
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  
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  
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執言  
治人之過深也僂僂坐起之貌憊不能噴  
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  
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關  
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同乎津溟與物

無際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  
乃為真復渾渾池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  
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  
有闕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乎失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

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  
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  
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著  
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  
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又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  
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  
乎無方挈汝適復之境擾撓以遊無端出入  
無勞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

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  
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為衆擗也衆皆以出衆為心  
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  
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

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  
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為  
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已為之此  
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

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  
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  
已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  
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為  
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  
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  
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  
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  
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  
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衆

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

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為主應故為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化俱

故無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已也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觀無則任其獨生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

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

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因其性而任之則右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

粗而不陳妙事執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執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執觀天不助順自

為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也會仁不恃特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待民自為

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虞已以待物則事事夫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

物之自為也人道者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

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其綱也技

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大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註天地均於不為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

為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為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為也則天下各以無為

振三

三十

應之通於天地者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中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

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為而羣理都舉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剋心焉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輻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樂壽不衰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註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振三

主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熱故當剋而去之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

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者言天道非

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自得心大則事

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

難得之物乃能忘我况貨財乎不近貴富

言目來寄可心常去之遠也壽天兼忘所

謂懸解既忘壽天况窮通之間哉不私世

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處顯者

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

而已一府同狀蛇然無所在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注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故金不有聲不考不鳴萬物

孰能定之天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

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

有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

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

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

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諭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  
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任素通神  
其德彌廣心由物抹之而出非先物而唱

振三

三

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  
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聲天見曉聞和若  
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間昧而不和矣  
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物也神之又

○

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權斯而都任  
彼則彼求自供恐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智素之而不得使離  
朱索之而不得使呼反辨反訴反豆索之而不

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  
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  
真聰明辨訴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  
者非用心也象罔即其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鬲缺鬲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大堯問於許由曰鬲  
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扒坂反乎天下鬲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終  
敷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

振三

三

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  
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  
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公才方且  
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  
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

○

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歧之  
屢傷於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  
其自然夫過坐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

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  
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  
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障變可  
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  
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

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兢而火馳  
也緒使者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絃將  
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  
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眾宜  
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眾

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  
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  
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眾父迹  
也眾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

○

主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  
知之迹以禍之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  
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舜使聖人富堯曰舜使聖人多男

振三

三

子堯曰舜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饒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舜封  
人由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

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孰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

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鵠居則無意求安穀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脩

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振三

三五

禹伯成子高舜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吾子舜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

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闢行邪無落吾事也嗚呼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

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舜忽然而往倘然而來

是以受非毀於蕪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

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秦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喙鳴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咸中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振三

三五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

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恒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

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喙鳴合與不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做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  
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  
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

振三

三毛

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象有形者與無形無狀  
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  
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  
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

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  
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  
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  
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  
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

死生盛衰廢與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  
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  
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  
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  
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是之謂入於天

筆乘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  
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  
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  
析堅白如揭日月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

問可以為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  
及也汝所不能言也之所不到也夫無心  
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  
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  
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

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  
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  
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  
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  
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已

振三

三毛

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己而忘之非  
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  
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  
一句文義甚明

得聞勉免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

辨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法不請嘗焉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  
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

法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聞勉觀觀然驚  
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  
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  
獨志若生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內然若然

者宜兄堯舜之教民溟泮然弟之哉欲同乎  
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  
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哇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

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  
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  
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振三

三毛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予以益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此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言行于世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

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得已忘物失明白入素無為復朴性體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未知此道宜乎且渾沌氏之術乎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于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三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游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救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曰為行天下化手撓舉手隨顧而指之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聖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神上升日月之光反乘于下中致和致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張赤滿

稽觀于武王之師亦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手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亦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三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于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如此其驗則不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于親而尊于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雖有枝葉不相照應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舉夫人之為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則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響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黃琴則嗑明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響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

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道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

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

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

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郭註厲惡人也若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謬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好子公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主之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取金聲色以紫其內皮弁鷓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紫柵策外重纏繳灼皖玩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

囊亦可以為得矣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及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

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

揚而不止也彼揚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自達者觀之在繆繳之中眈眈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振三

平四

莊子翼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振四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振四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况情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郭註天道帝道聖道二者皆恣物之性而無

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將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况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

有為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而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間遊則巢許之流進為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  
振四  
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